代表、委员热议教育大计

热点聚焦

教育与老百姓息息相关，是民生也是国之大计。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多次提及教育话题，教育公平、教育扶贫牵动人心。

教育大计，教师为本。会议期间，多名参会代表、委员就幼儿教师、学生补课以及提高教师待遇等问题，提出了自己的建议。

全国人大代表崔建梅：希望教师能真正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



今年在皖全国人大代表中，也有多人来自一线教育系统，蚌埠市第一实验学校校长崔建梅就是其中之一。两会期间，崔建梅代表始终关注社会尊师重教以及教师群体的待遇问题。

今年1月31日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公布了《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》，提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，造就党和人民满意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。

“国家公布的这个《意见》提出要优先发展教育，全社会要尊师重教。这无疑令全国教育界振奋、震撼。”崔建梅表示，《意见》提出教师应该享有国家公职人员的地位，第一次给了教师职业一个法律地位。“接下来的关键是如何把好的政策落到实处。”

崔建梅认为社会首先应该尊重教师。“国家提出，对在农村工作30年的教师颁发荣誉证书。我建议在城市从事教育工作40年的教师和在农村从事教育工作30年的教师一起颁发荣誉证书，并且设立奖励基金。”

崔建梅还表示，“我觉得班主任是教师中工作量最大，责任也最重大的一个岗位，所以我建议在提高教师社会地位时首先要落实班主任的地位，要避免同一地市班主任津贴不同的现象。”

“每个月3元、5元最多10元的教师教龄津贴已经实施了30余年，是时候修改教龄津贴了。”崔建梅还建议提高教师的教龄津贴，鼓励老师终身从事教育工作。“希望教师能够在社会上真正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。”

全国人大代表刘秀云：师范毕业生当老师也要通过“国考”



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“优先发展教育事业”，倡导全社会尊师重教。《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》也将教育和教师工作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。

对此，全国人大代表、宿州市宿城一中副校长刘秀云在感到欣喜的同时，也对目前的学校教育现状提出了自己的担忧。

“现状我们看到的往往是这样的现实，一流学生不愿意报考师范院校或师范专业，一部分师范院校毕业生通过省考进入教师行列后，往往不能很好地胜任教师工作；一线教师的工作强度和劳动报酬明显不匹配，很多中青年教师因为职称指标限制而不能评职称，工作热情不高。”刘秀云还提到，一线班主任尤其辛苦，主动愿意担任班主任工作的人越来越少，中小学高级教师后续发展动力不足。

为此，刘秀云建议，国家应当逐年加大对教育的投入，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尊师重教之风，重塑师道尊严。

“改变现行的中小学教师准入和招聘制度。在师范院校推进自主招生制度改革，继续扩大教育部直属师范院校免费师范生的招生规模。”就教师准入制度，刘秀云认为要注重师范院校毕业生的实习工作，建议参考医学院的做法，将实习、见习期延长为一年，在中小学建立大批的师范生实习基地，实习结束后，对毕业生进行以教学实践能力考查为主的国考，通过者才能进入教师行业。

对于教师职称评定问题，刘秀云建议打破现有的规定，不能绝对按照学校的档次、教师的人数比率设置高级教师、中级教师职称数量，要让符合职称评审条件的教师都能够顺利晋升职称。“要适当降低中小学特级教师、正高级职称的评审条件，不能一味唯论文、唯课题论，要让广大乐于奉献、品德高尚、业务精良、教育教学成果突出、深受学生喜爱的中青年教师看到希望。”

此外，刘秀云还建议提高教师的收入水平，切实改善教师待遇，并进一步完善保障机制，尤其要大幅度提高班主任老师的收入水平。

全国政协委员李和平：从国家层面出台政策使“幼有所育”



近年来，全国范围内的幼儿园管理不规范、虐童等事件频频曝出，刺激着每一个家长和教育界人士的“神经”。作为省教育厅厅长，李和平更是在今年两会中带来了相关的呼吁。“我提的关于学前教育的建议不是具体的措施，因为这是需要地方具体去实施的，现在关键的问题在于，要从国家层面出台相关政策和指导方向，真正使得‘幼有所育’。”

李和平说，目前，幼儿园拨款问题、幼儿园老师编制和待遇问题、幼儿保教的目标、幼儿园常规管理问题等，都还没有明确说法。

对于《政府工作报告》提到的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，李和平也有话说。“课外减负这个问题，我们在两会之前，在我省整个年度工作计划中就做了部署，但这个不光是教育部门的事情。”李和平介绍，此前，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联合发布相关通知，我省也在重点关注，按照文件部署，联合相关部门，研究制定一些措施和办法。

为什么会有“学校减负、校外增负”“老师减负、家长增负”的现象呢？“这个问题非常复杂，也存在家长对教育的理解问题，学校目前确实按照素质教育的要求，实施了一些减负的做法，但是到了课后，家长、社会却产生很多让孩子增加负担的做法。”李和平认为，孩子的成长应该是全方位的，不仅仅是智力发展。他建议，首先，学校要把该做的事做到位，“课外负担的产生也有一部分是因为学校教学不到位，家长担心孩子在学校学得不好、学得不够”；其次，从社会角度，坚决规范课外培训机构和教育市场的规则，使校外校内有区别，“属于校内的工作，校外原则上不能去做。”李和平同时认为，有些校外机构的存在是一种补充、有其合理性，不能完全“一刀切”，应该采用的是“疏”和“堵”结合的策略。

全国政协委员巩汉林：应根据孩子承受能力去选择课外培训



总在银幕上给观众带来欢乐的全国政协委员、著名表演艺术家巩汉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笑称，自己已经是当爷爷的人了，因此对于教育的话题，他有很多话要说。“我现在看着我的小孙女，我会在想，爷爷将来该怎么培养你呢？我既不想让你落后，也不想让你太累。那么，对于我们的教育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，我拿不准，但总有种无形的压力让家长们惶惶不可终日。”巩汉林说道。

巩汉林坦言，这些年履职期间，他发现很多代表和委员提到自己专业的时候，都会说要“从娃娃抓起”，“什么书法、舞蹈、足球、戏曲……都要从娃娃抓起，那娃娃多累啊！”巩汉林认为，孩子的时间应该科学分配，以学校规定的学业任务为主，然后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承受力和爱好选择一两门课外培训，“不能什么都让孩子去学，学到天都黑了，孩子该睡觉了，这对孩子来说是一种伤害。”

巩汉林认为，现在竞争激烈，方方面面的环境造成了这样的氛围，“现在老师和家长都用微信联系了，如果老师发信息让你补课，你敢不补吗？”巩汉林告诉记者，自己认识一对小两口，其中一个人的工资都得用来给孩子补课，而且很多都是“地下”的情况。他认为，这并不符合正确的教育理念，教育部门和教育人士不该以此为盈利手段。为此，他建议，减负不仅仅是口头上的，而且是国家层面要出台明确的法律条文和政策去管控这种行为，“谁去做违背教育规律和伤害孩子的事，就该让他‘下课’。”

特派记者 刘海泉 汪婷婷 马启兵